八〇：先送她回家

陳浩泉 艷劫

走出酒廊時，杜康妮堅決不讓那三個青年送她，準備自己去載的士。

可是，才走了幾步，她就支持不住，靠着墻邊嘔吐起來。

突然，一隻手伸過來扶住了她。

「你沒事吧？」是剛才坐在後面桌子的那個女人。

杜康妮轉過頭來，醉眼朦朧地望她一眼，然後搖搖頭。

「你的朋友呢？爲什麼他們不送你回去？」她又問。

「……喝酒的朋友，喝完酒當然各走東西了！」杜康妮笑笑。

「你醉成這個樣子，怎樣回去呢？」

「我醉？我沒醉，我自己能回家去！」杜康妮用紙巾抹抹咀，又要走去載車。

「看你這樣子，還說沒醉？」那女人搖搖頭，又好心地扶着她。「我替你叫車吧！」

但這時候，却見不到一輛的士。

一輛私家車在她們面前停下，開車的是剛才和那女人喝酒的男子。

「麗莎，怎麼了？」他望望杜康妮，詫異地問。

「她喝醉了酒，又載不到的士，不如咱們先送送她吧！」麗莎說。

「……好吧！」他以爲對方是麗莎的朋友，不好推却。

「上車吧，我們送你回家。」麗莎開了車門，扶杜康妮上了私家車。

「到哪裡去？」

「你住在什麼地方？」麗莎問。

「何文田。」

「你是杜康妮，對嗎？」她又問。

「……怎麼，你也知道我叫杜康妮？」她抬起頭來望望對方，一邊打着嗝。

「剛才在酒廊裡，我就認出你了。」麗莎說。

八十：驅走魔鬼

現代江湖實錄之八 修羅門 田長歌

夜泊湖中七星島的第一星，島甚大，週圍五里，盡是小崗山樹，臨西南是海市，在明冶末，已爲西洋來客的遊玩區，有法英各式酒吧，守備森嚴，茶水只留着洋油爐，我們天明前回來，自己煮茶。明天午間，而且已售洋酒、和近處神戶用貨船從蘇格蘭運到的先七後五，十二頭雌雄牛種，繁殖的「神戶牛」，已經有二十多年的培養，在這稱「金星島」的五里大島上，有一塊山崗上的平地，四面盡是青草，養有神戶來的牛種，已繁殖三百多頭，供應島市售與遊人食用。到達時已近子夜十二點，這艙中寫實，足足睡了三小時，夢中聽到泊船，岸上夜市嘈雜。櫻子先醒，吳老三也醒過來問：「到了那裡？看看時計（鐘錶），什麼時辰了？」

「你困了睡吧，金星島到了，這是西洋遊客遊湖必到之地，夜市最旺，做到天明。」櫻子偎過來，伏在他胸前告訴他：「我這一覺睡的好甜。三官子夜十二點，可以十二個鐘頭跑馬趕路。好，上岸去吃你說的夜食。」

他倆才抹身着衣，外邊正是重陽前回來，自己歇息，不用守候。

「沒有！」

再半小時鄭康回來了，大家都說他早，他道。

「有三個同事還希望等主顧，至多有三個主顧來，若來是他們的，我所以回來了。」

老二也回來了，他比平時遲些，他們提早進膳。媽咪問老二中秋有節目否，答道：

「在家吃飯後出去，與同事有約。」

「老大你呢？」母親望着大兒子。

「我要問阿薇。」

「你們吃了夜飯到山頂去吧！」

「很好很好。」

鄭康點點頭望着妻子，妻子也點頭。媽咪又提到女兒女婿也來過節。

明天，李薇在編輯部工作時得到黃愛遠電話：

「中秋何處去？」

「我隨他到山頂賞月，這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末一次了。」

「我要過寂寞的中秋。」

「明年我陪你。」李薇說：「明年還不能結婚，至少是分居了。」

他們談了十分鐘分別，李薇偶然注意同事，同事都努力，以爲汪逸芬太多心了。

中秋，返工的都不返工，李薇也決定不寫稿，她九點半隨媽咪上街市，帮她提了些東西回來，這時她才感到有些餓，即吃蓮蓉月餅，吃完，他接到梁愛的電話：

「何處賞月？」

「與他到山頂。」李薇問着：「你呢？」

天堂夢斷

文：司明　畫：家一

了次一末是也能可

「我有，我們也在家吃飯，飯後坐汽車到處兜兜。司機休假，姑丈，姑媽自己會開汽車。」

「姑媽也會開，看她不出？」

「今天還有姑丈的遠親來家吃飯，他是由上海來探親，此前我未見過。」

「一定是男的了。」

「靚仔也無用，他要回大陸了，我告訴你：明夜我與男同事看京劇，又約定早些吃夜飯。」

「靚你明天所看到的月亮比今夜更圓。」

「謝謝！拜拜！」

李薇收綫，老二才出房，口中哼着粵語歌進浴室。下午五點鄭康的妹妹與妹夫帶些東西來了。（八〇）

心之人

天涯客主撰　梁鏞圖

十八：醫云病無留不留問

夜泊湖中七星島的第一星，島甚大，週圍五里，盡是小崗山樹，臨西南是海市，在明冶末，已爲西洋來客的遊玩區，有法英各式酒吧，守備森嚴，茶水只留着洋油爐，我們天明前回來，自己煮茶。明天午間，再上岸一同吃飯，然後開船。」兩人登岸，吳老三見岸上盡是雪亮的礦石燈，湖岸就是夜市，還有伸入的直街，掛的是數十隻一處的紅白兩色燈籠，那烤炙的魚肉油香噴在空氣中，果然有不少的西洋男女，却仍是日本東方人多。

笙鼓三絃之音，來自左右木樓之上，吳老三悄悄問個嬌娘：「這歌舞生意不小！必有娼家？」櫻子望他一眼，細聲道：「這還要問麼？你該知道，關東關西，例不接待洋人，只可吃茶吃酒，看歌舞，只有這七星島的三個島，另有一種接洋客的非鴇母所管的妓家，是接洋客的，不接東方客，名叫夷妓。」

兩個來到「魚生割烹」和一個大「鮮」字的酒樓，雅潔不在京都下。餓了，先叫烤鮮鰻和湖中生吃的魚生下酒，然後兩份牛仔肉，還吃了湖鮮蒸司。到丑時才興盡回船。吳老三要求：「在此歇三天，七島全遊。」五日後回到大津，櫻子嘔吐病了，請女醫看脈。悄悄對她說：「沒病，是喜脈，留也不留？」

風言蜂語

倫鄉

希望如此

用炸藥毒藥捕魚提高刑罰。未知炸彈案能否受控制？

相應措施

反吸烟電視廣告將進一步實施。

街頭廣告可能進一步增加。

吵得太多

立法局休會，十月始復會應該休息一下了。

八十一：宴會風波

天涯客主撰　梁鏞圖　天涯俠客刀

十：宴會風波

「告訴你，少爺根本不懂得什麼孫子兵法！」

「你知道許文信因何會被關押起來麼？」耶律玉苦着臉道：「我知道你心中在怪我，但我帮你也只能到此爲止，你不要令我難塔！」

余顧南心中怒火又起，却强壓着，改口問道：「許文信是誰，他與我何關？」

「便是被囚在石室內那個虬髯客，他學問好得很，就是爲人迂闊！他以前是王爺聘來的西席，會教過咱姐妹的漢語，和簡單的漢字，因爲故意歪曲孫子兵法，被人識穿，故此囚在石室已年餘，其實兵法上有云，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又云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又何須故意歪曲！只須在關鍵的地方稍爲錯一點已足夠！我……這些話本不該說，今日……告訴你，耶律玉法後，余顧南心中暗道：「這妖女說得也有道理，只須在關鍵的地方弄錯，便管教他遼國兵敗如山倒，又何須特意歪曲之？」

他發了一陣怔，又將孫子兵法撇放在桌上，仔細閱讀。

余顧南對這種書根本沒有興趣，而且文字枯燥，看了一陣已厭厭欲眠。他索性拋下書本，回房盤膝練功。近日來，但覺體內的眞氣洶湧澎湃，似頗有進展，余顧南又驚又喜，練了內功，又抽出玄鐵寶刀胡亂揮舞。忽然心中暗道：「我如此胡練不成章法，何日方能成大器？」當下閉目沉思，將所儲和所見過的刀法默記一遍，又將師傅賽雲高傳授的劍法仔細推敲，這一想，竟不知時日已過。（二九八）

十九：兩個女人半個墟

王方 女董事

妙之一聽，連忙解釋說：「啊，麥小姐，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不過見你沒有與家人同住，好奇問問罷了！李總裁是不會理會屬下私人事務的，又怎會叫我查家宅呀？你看我像這樣的人嗎？」

麗芬見她這樣說，爲了緩和氣氛，轉口說道：「何小姐，請不要介意，我不過開玩笑罷了。我老家在新界，有老母親，有兄弟。你知啦，我到現在還未結婚，母親比我還心急，見一次，問一次，與她住在一起，更是天天催逼，又說介紹這個男人，又說介紹那個男人，煩也煩死了，一懶之下，我只好自己搬出來住啦！」

「我明白，老一輩的人，不論兒女有多大，總是當成是小孩子，尤其是未結婚的，永不會當你是個成年人！」

「可不，就是因爲這樣，我實在受不了。我這間客房，本來是預備給老母親住的。她與大嫂合不來，與三嫂也有意見，我就按她出來住。但她總是囉囉嗦嗦的，又記掛着小孫子，我只好又把她送回新界去。」

兩個嫂嫂也夠受的了！」

「我老母親無疑是嘴碎一些，但她眞動勞，六十歲的人了，一天忙到黑，總是不肯歇歇手，休息休息的。所以，兩位嫂嫂雖然對她有意見，却也少不了她！」

「麥小姐你是客家人吧！」

「你怎麼知道？難道我還有聲尾未脫嗎？」

二三九：重見瑣瑣

垃圾王國　海辛

自此之後，慧潔再也不提路高偉的事。但寶山與她同床，他發現這一陣，她晚上睡不安穩。有時深夜偶從夢中醒來，見她開枱頭燈，在翻看一個相簿裡的照片。

他迷迷糊糊地說：「潔，看路高偉的照片嗎！」

馬上合上相簿，悻悻地說：「看滿堂的照片吧了！」

人已熄燈上床，睡在他身邊。他已醒了大半，說：

「不像！」

「你總不能老要滿堂跟我姓樂吧？」

「他跟定你姓樂！」

「那你爲什麼那麼寬鬆闊綽，讓我與陶瑛來往？」

「我有負于你……我……」

「你應該去見見他，就是去罵罵他也好？」

啓事經常在報上刊出。慧潔當然每天都讀到。爲那傢伙吃了那麼多年苦頭的她，終于得到報復的滿足感了！每讀一次啓事，心裡便有傲然之樂——哼！你這路高偉。終于要找我了！終于有求于慧潔了！

關于路高偉回港，其實她早已知情。

那次，她在中環百貨公司替滿堂買游泳褲和運動鞋，遇上多年未見的同學路珊珊。她想避過尷尬的見面，但珊珊一把拉着她，和她走去餐廳喝茶。

珊珊劈頭就對慧潔說：「慧潔，我二哥去年已經從加拿大回來啦！」

慧潔故作不關痛癢：「他回來，關我什麼事？」

「他和老爸爸和好，老爸爸分產，把戲院分給大哥，把琴行分給他，他變得很像樣！記得當年與你來往的事，我告訴他，當時你有他的骨肉，緊張地找上門，却讓爸爸趕走……他聽罷十分懊悔，要我找你，可我與你失掉聯絡。慧潔，聽我說，你就爲孩子的事與他見見面吧！」

慧潔說：「孩子已打掉啦！我已結婚啦！」

開心

四四三：令人不能相信

陰陽之間　華

「心有城府？」安娜不禁喃喃自語，「這是什麼意思呢，寶教我聽得不明不白了！」

「這是指他善攻心計」——亨利在解釋，「他知道你很有錢，所以才對你好。」

當安娜聽完朱廸將他的說話傳達後，心中不免感到懷疑，便問道：

「亨利，我不明白，他又怎會知道我有錢呢？難道他有什麼神奇的本領？」

「他的一個朋友是銀行職員，知道你最近存入一筆錢。」——亨利解釋道。

朱廸將這些話傳達過後，安娜仍表不相信：「即使是知道我存入一筆錢，也不等於要謀奪我道呢？亨利，你的解釋確實使我不能相信了。」

「他很急需這筆錢，儘管不多，但很急需的，因爲他借了大耳窿的錢！」亨利停了一下又說：「所謂事急馬行田，你該明白這個道理。總之，你別相信他才好。」

對於這些解釋，這回連朱廸也不明白了，在傳達過他的這些話後，她對安娜說：

「我也覺得亨利有點糊塗了，說得不能服人，不過，你還是自己拿定主意好了。」

「我累了，我得走了。」——亨利忽然說。

果然，再沒有他的聲音出現。

醫理淺釋

沈紹羣先生：

看了你的來信，你是怪錯了那位善心的醫生了。

你說你是因流牙血而看醫生，醫生於是替你作血液化驗檢查，結果血液正常，血小板也正常無事。但後來醫生又告訴你，尿酸含量較高，叫你要戒口，少吃一些肝類。而你被尿酸高所困擾，驗的是血液，而不是驗尿，爲何會得出尿酸高的結果呢？

我們現爲你解釋一下，流牙血而作血液檢查，那是看看你血液之凝血過程是否有問題，而關係最大者，則是血小板含量及是否正常。否則，凝血就有問題，人也會因此而變得流血不止的。你在這方面是屬於正常的，那就可以放心了。當然，你的牙血也早已止了。

關於尿酸，你看來是有一些誤會，那是在血液檢查出來的，即血液內含尿酸之份量是也。你若偏高，那是表示你有可能因此而患上痛風症，而尿酸之來源，主要是來自蛋白質之代謝，故適當地少食一些肉類，尤其是肝類，這應是有益的，醫生對你之勸告，也是基於這樣之道理也。

這位醫生好人，一是他替你驗血之時，順便查埋血液內之尿酸含量；二是能將結果告訴你，並指導你飲食，這些本來他都可以不必多講的，你說這位醫生不是一名大好人嗎？（梁醫生、新八八六五八）

× × × ×

通天曉先生：

我患牙周病，牙床骨萎縮，牙齒鬆動，經牙醫洗牙後，沒有出血，請問鬆動的果實含有鯨魚油，不知是否？請問這是什麼果實？

陳維和

流牙血驗血結果正常

牙周病須注意口腔消毒

驗血何以得出尿酸過高

來他都可以不必多講的，你說這位醫生可考慮作根管治療，必要時，或將患牙拔掉。

你的情況如何，目前還未到非拔牙不可吧！那就應注意口腔清潔消毒，看看是否能有好轉。若有必要之時，才考慮根管治療或拔掉患牙了。其他方面，實在是未有更佳方法的。（梁醫生、新八八六七七）

澳門讀者

澳門讀者先生：

牙周病之症狀，正如你來信所提到的，常有一種牙齒浮動的感覺。此外，亦可能局限性純痛，或者是持續性跳痛。

無論如何，牙周病之處理是比較麻煩。

關於治療與處理，一般可用1/500之高錳酸鉀液含漱，用其他之消毒藥水亦可，這方面醫生會給你指導的，應遵醫使用。

這對於清除細菌方面，那是有作用的。

如果是化膿期，還得要服用一些消炎藥物，例如服用廣譜青霉素之類，同時應飲較多量之水份。待急性炎症消失之後，視乎症狀需要，或將患牙拔掉。

澳門讀者

油機速減作可上業工

實果怪奇產出國美

霍霍芭果含油魚鯨

富豐之極量油含實果其

似相油魚鯨同構結學化

世界知識

陳維和先生：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出產一種奇怪的果實，當地人稱爲「藿藿芭果」。這種果實，並不好吃，所以一直以來都不爲世人所注意，讓其自生自滅，甚至連美國人亦絕大多數不知有這種果實。

藿藿芭果值是當地的土著印第安人較熟知這種果，因爲他們自古以來就使用這種果實來治病。例如，在三百多年前一位到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傳教士寫道：「印第安人以藿藿芭來治療胃病。」

一種植物學名叫「加州希蒙得木」的灌木所長出的果實，就是藿藿芭果。這種果之所以從一向少人知道而至引起世人重視，得歸功於世界各地野生動物保護組織。長期以來，世界各國許多高級化妝品及機器潤滑油都要用鯨魚脂肪提取的油來製造，沒有任何普通的動植物油脂可以代替，故許多國家都大規模獵捕鯨魚，使鯨魚有頗臨絕種的威脅。

近年來，世界各國對生態環境重視的科學家和一些人士，有鑑於不少動植物有面臨滅絕的厄運，乃組成野生動植物保護組織，向許多國家政府施加壓力，因而勢力龐大的組織，並且逐漸成爲全球性的許多國家都敢格限制鯨魚油的進出口。因此，各國化妝品生產的公司，便發生原料短缺的危機。這樣迫油料在植物油脂中佔最重要的席位。（金德新八五二〇）

通天曉先生：據說機器用的潤滑油要用鯨魚的油脂爲原料製造，許多高級化妝品用的油亦要用到鯨魚的脂肪爲原料，最近發現有一種植物的果實含有鯨魚油，不知是否？請問這是什麼果實？

陳維和

火車上出版報紙

愛迪生最先發明

探本尋源

丁洛先生：

上世界上第一份在火車上印刷的報紙，是大發明家愛迪生所辦的「先驅報」。談到這份報紙，就不得不談及愛迪生曾在火車上當童工的「火車生涯」。

雖然有「英雄莫問出處」這句俗語，但是，鼎鼎大名的「發明大王」愛迪生的童年生活，就應該問一問，這對「發明大王」愛迪生的名聲無損。因爲，這將啓發青少年兒童們如何孜孜不倦、勤奮鑽研的精神，做一個有爲的人，進行了長達六十年的科學研究，共有一千多項發明，其中如電燈、電影、留聲機等，至今還閃耀着光輝。而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的青少年時期，在火車上的工作貢獻，一般都說因爲他在火車上賣食品，但他念念不忘要搞自己的電器實驗。他利用車廂的一角，放置食物，接着，他就在這裡建成一個小小的實驗室。

愛迪生除了售賣食品之外，還兼賣報紙。當人的私事，那人十分擅火，竟把愛迪生推到河裡。經此之後，「包打聽」就不再出版。

認爲，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島上居民因中風引起的死亡率很低。在對

愛迪生的火車生涯，除了實驗及辦報之外，還有兩項可紀之處，一是火車生涯導致他耳聾，二是他竟「揸大胆車」。

關於愛迪生的雙耳失聽，一般都說因爲他在火車上實驗時，打翻了一瓶黃磷，引起火警。列車員大怒，打他兩記耳光，所以雙耳就聾了此說不確。眞實的情況是，一次他返工時遲到，火車已緩緩開動，他追着火車跑。車上有一個好心人，伸出雙手，揪着愛迪生兩隻耳朵，把他揪上車。自此之後，他的耳朵就聾了。

有一次，司機因爲早一晚整夜跳舞，疲倦欲死，不願開車，叫愛迪生替他駕駛。愛迪生一口應承，駕駛火車開行，一於「揸大胆車」，順利行駛了二十哩。（孔平、新八八五三〇）

名人軼事

李鴻章軼事

喜歡人便要罵　對外人很驕傲

邱德仁先生：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從曾國藩遊，請求經世之學。以威豐四年練團勇，得曾國藩保薦，因以黃黃騰達。其率淮軍赴援上海時，曾親臨虹橋督戰，部將張遇春大敗回，鴻章飭令左右取他的人頭，遇春大懼，再出勇戰，大敗敵人。此役太平軍十萬衆，而淮軍僅數千人。可見，哀兵必勝，置之死地而後生，乃兵家之常事。

李鴻章對於下屬，若果喜歡一定罵道：「×娘的，好好幹！」凡受罵的，莫不喜形於色，以爲將會走紅。有一天，某候補知縣前來拜見，李鴻章看其貌，聽其言，很喜歡此人，也曾罵道：「×娘的，好好幹！」其人立正對李鴻章說：「卑職不敢×人的娘！」李鴻章聽了爲之喪氣，無詞以對，但亦不恨此人。

李氏負中國數十年大任，兼當外交要衝，其政策與手段，固有可議。但並非有心媚外的，而且他對外人詞色矜傲有自大狂，數十年如一日。當他任直隸總督時，督署舊例，凡外國使節來見，必以酒果招待，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不缺如故。爲面雖甚闊綽，而態度不見謙恭。

李鴻章突然問道：「你今年幾多歲？」

「他和老爸爸和好，帶着前一句話，有點恭維，後一句話，自尊。李氏儼然以李耳（老子）自命，恭維得體，不亢不卑。才士詼諧，外交家風趣，兼而有之。

李鴻章不但有外交手段，且能親自下廚。訪問德國時，他親自下廚督導，宴請首相俾斯麥等。西方人本來愛吃中國菜，但不懂吃魚翅。有一名德國將軍吃魚翅時，因魚翅沸熱，唇舌燒燙難受，但碍於外交禮節，不便吐出，强忍吞食。某日法國使者來見，正在談天下事。李鴻章突然問道：「你今年幾多歲？」

自己把東方的紫氣帶到英國首都來了。

前一句話，有點恭維，後一句話，自尊。李氏儼然以李耳（老子）自命，恭維得體，不亢不卑。才士詼諧，外交家風趣，兼而有之。

李鴻章不但有外交手段，且能親自下廚。訪問德國時，他親自下廚督導，宴請首相俾斯麥等。西方人本來愛吃中國菜，但不懂吃魚翅。有一名德國將軍吃魚翅時，因魚翅沸熱，唇舌燒燙難受，但碍於外交禮節，不便吐出，强忍吞食。

「我們也在家吃飯，飯後坐汽車到處兜兜。司機休假，姑丈，姑媽自己會開汽車。」

「姑媽也會開，看她不出？」

「今天還有姑丈的遠親來家吃飯，他是由上海來探親，此前我未見過。」

「一定是男的了。」

「靚仔也無用，他要回大陸了，我告訴你：明夜我與男同事看京劇，又約定早些吃夜飯。」

「靚你明天所看到的月亮比今夜更圓。」

「謝謝！拜拜！」

李薇收綫，老二才出房，口中哼着粵語歌進浴室。下午五點鄭康的妹妹與妹夫帶些東西來了。（八〇）

名作家蕭伯納語言風趣幽默

文苑

T·W·先生

愛爾蘭作家蕭伯納（一八五六至一九五〇年），擅長於幽默和諷刺。他出名之後，有個皮鞋油製造廠的老闆，要求蕭伯納允許以他的名字作一種新鞋油的商標。老闆說：「這樣，世界上千萬人都會知道你的大名了。」蕭伯納立刻回答說：「沒有鞋穿的人可例外啊！」

二十世紀初風靡歐洲的美國舞蹈家鄧肯曾狂熱地追求蕭伯納，她給蕭伯納寫信說：「如果我與結合，生下的孩子，有我的美麗儀表，而有你的頭腦，這該多妙。」蕭伯納覆信說：「如果孩子儀表像我，頭腦却像你，那該有多糟！」

蕭伯納的戲劇，一向深受廣大觀衆歡迎。有一天，蕭伯納自己駕駛着汽車，我，你的劇本簡直太好啦，我眞不願意讓你在沒有寫完以前就把命送掉！」

三十年代初，蕭伯納來到中國，在上海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會面。魯迅是十分喜歡蕭伯納的，他曾這樣寫道，蕭伯納使紳士淑女們登場，「撕破了假面具，闊衣裝，終於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虫！』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奚的就只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由此可見一斑。（秦成、新八八六四一）

所一劇著作

深受廣大觀衆支持

一位一百二十歲居民住地飲水進行檢測後發現長壽是否有關。（漢榮、新八六二八一）

倍。科學家正探測鈣與

牧函刊選

丁洛先生：T·W·

振剛

李文直　邱德仁　王雄輝　陳維和　澳門讀者　沈紹羣